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

大義殆庶幾矣督學使者屬修江西志以疾辭明年春

門之內三業俱興病且死呼廣國前中氣幾絕矣多得

婦釵應之家所有十錢以上悉付質庫而先是鄧學士
言滁州葉道人五炁丹能生死人長公父并道走滁未
即返懼不及待則向其母頓首曰兒不孝早死以為母
憂有弟在母幸自寬顧李氏姊曰姊愛我我即死不忘
也已執廣國手曰兄弟兩人若一身善事大人致身青
雲之上吾目瞑矣已東向三頓首世父世母叔母若姑
在東汝也已復顧廣國姑為王氏節婦垂四十年無使
沒沒仲叔季二弟督之學無負我已而婦抱三兒來哭
不止則揮之去廣國更問即不諱何所恨曰卿相士庶
等死耳已請行諸遺文曰吾行年二十有六雅志千古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十一 家傳 十四

開徐懋孔兩人名以語廣國識之再閱月兩人卒矣長
公合左氏公羊穀梁為三傳異同三十卷五易草尚未
滿志合諸家類書御覽合璧冊府六帖玉海廣記初學
藝文為古今事海晉以下諸史舉其大者為歷朝掌故
俱未就督學使者馮公檄令伍公行其文今所傳領袖
舊史氏曰齊文襄有言聰明人多不老壽此言雖戲要
有至理焉彼其於伐性之斧腐腸之藥往往中之即不
然露才揚已不可一世寧能久乎余驚下無所比數長
公降心以相從承顏接辭廩廩德讓君子也斯人而天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十一 家傳 十五

世無可壽者矣或云長公其言立自視猶欲然劇心已
甚是以短折其然豈其然自古皆有死取曹李廉蔣相
方謂長公至今存可也
汪元彞家傳

海陽有汪本湖也者生甫兩月喪其父受故子他人子
二挾之賈江淮間累數萬金父死謂其母曰兒幸長無
忘此兩人比長母以語本湖本湖敬諾折其貲三之人
情以為難七歲就小學雜羣兒戲昂昂如野鶴之在雞
羣十三受易東海胡君翰薄舉子業亾奇也則入背為
太學學唐人詩而是時廣陵朱容部子价華亭朱司成

象玄金閭皇甫觀察子循里中陳處士達甫並以善古
文辭重于世本湖遊諸公間為師友詩益工諸公高其
評曰于是縉紳冠帶之屬爭托交焉本湖居十九真州
舟車孔道客恒滿坐刺肥擊鮮食前方丈連日夕不休
而又特好聲伎所值柔曼傾意至垂橐與之歲入不足
以更費不為衰止也事母用力用勞守令高其行造門
為壽頌堂之相曰孝養晚年楚人有為新安郡倅者專
厲強壯氣而獨善本湖久之倅為怨家所中事連本
湖本湖坐法戍太原三年赦還當其困阨時故所結納
貴人無為盡力者而貧無復餘資遂謝客構繡佛齋臥
大觀山房集 卷之七十一 家傳 十六

其中自奉母寢膳外人罕睹其面其之太原鮮衣怒馬
敦琢其旅若以賈行如往日益曹成王擁笏垂魚之意
云而時自訟以母遺體行殆則不孝莫大乎是歸而母
始悉所以又數年沒母尚在其子四人事太母猶父子
循亟稱本湖太原詩溫厚爾雅絕無殷憂賦望之語而
更自署其小閣曰金雞以識不忘本湖家蓄古器具甚
夥望而知為其代時物善賈者莫能欺遭難放失不一
存新安人往往談本湖術解巧藝所為墨若箋最精良
余猶及見之今諸子多傳其業者贊曰詩三百篇大抵
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獨孤臣孽子勞而不怨哀而不

傷者鮮矣鐘儀南冠而囚晉之軍府與之琴操南音稱
其君名其二卿賦文仲賢齊為隱書臧我羊羊有母君
親人莫大焉雖在縲絏之中其可忽諸汪君為人覆沒
流離瑣尾怨懟不形乎辭至情述以安母故足術也君
叔子聖脩與余善辭翰有父風

汪景純家傳
汪景純名宗孝欲叢睦里人也汪氏自唐越國以來子
孫宗欲十有六族叢睦最著欲之俗即齒爵尊者率以
名稱人賢景純字之而不名故字最著景純眇小丈夫
且而精神挺動日誦千餘言手屬文稱是年十六為邑
諸生以高第受廩筆有餘鋒詞無竭源先達作者推讓
之額獨好奉捷之戲綠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危瓦無聲
已更自簷下屹立不知於色偃二尺竹水上驅童子過
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
木熙跳丸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居恒搃擊使我
若周文育高昂來護兒輩資適逢時以長鎗大槊橫行
天下取富貴如拾芥安能區區事筆研哉宗人與間右
以家地訟三年焚如也度景純父白首不入城市又誦
於辭誣逮之父懼為請解對百方不聽景純曰不如詣
吏右 卷之七十一 家傳 十七

可怒河其仇若為鼎俎父為魚肉乎仇相視而嗜屬邑

馮僉憲抗橫閣下詔獄陰使人數寘橐兼存問其

汪道昆《太函集》

村其兆負已抱亥法曰吉墓門之石則屬予志之銘
之萬戶諸子本中及予門數稱萬戶重然諾多識善
謀即諸父多賢宜不及此及親胡直指君為萬戶狀
與本中語合直指為予所推轂其言可徵乃為之銘
銘曰則爾良賈亦既深沉元宗收族展也儒林則爾
蹶張亦既跼注擇地而趨以永終譽則爾儋爵金緋
在躬策名惇史合語警宗則爾阜昌昭茲來許司戶
元夫柏舟令女三祝獲祥亦備五福得全全昌宜爾
載穀紹村之陽惟爾歸藏司馬有辭書之玄堂

○明故太學生吳用良墓志銘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一

十五

舉世千金之子不囊括則暴施彼其世受不貲猶若
不足據金穴如食米日幾幾思所以附益之苟縮秋
毫不憚去人倫而干公議此囊括者之為也抑或心
麥意汰必於其身親享之凡諸聲色之娛宮室車馬
之奉靡不周至甚者務昌被以明得意不憚借擬王
公施斯暴矣暴則自盡囊則盡人此兩者皆外也吾
郡中海陽多上賈其上上則商山諸吳吳仲子用良
名繼佐大父以季叔貴贈中書舍人父曰源授光祿
寺監事兩世以鉅萬傾縣出賈江淮吳越以鹽筴刀
布傾東南光祿丈夫子七人人人若干萬矣用良庶

也范母子之伯兄廩諸生不違受實用良籍大學顧
不喜為儒父將授以利權則又以善病謝不任久之
面目黧黑乃從方士學養生舍後治圃一區命曰玄
圃居常藝花卉樹竹箭畜魚鳥充物其中每得拳石
巉巖蟠根詰屈不啻珊瑚木難主人黃冠而蕭羽人
以為上客既又巖栖白岳築斗室以當望仙時而出
王于是乎尸居此一息也其容虎林受一屨吳山下
竹石亭榭視玄圃有加則再息也廣陵故有別業後
于虎林蓋息跡者三復歸玄圃要之近者主臧遠者
主盈臧則新成盈則舊貫無暴施矣至其出入吳會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一

十六

游諸名家購古圖畫尊彝一當意而賈行倍自言出
百金而內千古直將與古為徒何不用也居里中故
多予凍餒予衣食病予藥殯予棺塗淖病行則斃石
予眾野有弃女則予之糈而乳之里婦薦故家女相
內內之為媵人用良女視之予之裝而嫁士族自言
與今人處無寧離索以自封余小子席先世之遺息
子未樹彼儻然者寄也囊括何為孤故善中書君因
習光祿兩君諸子事孤若父黨其家法則然用良三
女則以中女字吾弟子無央德藏結其成矣用良期
以癸未正月庚申改葬光祿中夜而起無疾暴終蓋

春秋始彊與吾弟並生嘉靖癸卯嗚呼用良已矣有
長者行固無年耶始死聞者皆出不虞號咷相問涕
泣相視匍匐往哭無慮數十百人里人子披髮徒跣
而來拊棺而慟門者弗察也詰其由里人子泣而
言已復哽咽昔次公蹕蹕出蓋病瘍其躄無良遇之
盜騎驚不馭啼次公子塗觸瘍而傷且流血其急扶
次公起跪而受笞公徐徐曰吾無傷若無怖也其誓
以身報次公固未得當公何往乎用良受室居溪棚
內肅肅懼將不祀稱未亡人就几而告用良立叔子
之子明賡為後叔子父事兄毋事仲嫂中外無間言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七

程母顧之復之庶幾乎明賡能子矣將葬或進形家
言程謝曰良人棄人間其魂魄當在玄圃且神得依
為上何論堪輿九月丙申帥明賡奉夫君喪葬玄圃
於是家弟幸託肺腑為之狀孤為之志為之銘銘曰
誰謂爾拙福澤則贏誰謂爾美胤嗣則屯程也代終
賡也濟美奉爾烝管千祀伊始宜爾父視胡不永年
偉哉委蛻玄圃僊僊

明故兵部武庫司郎中王大夫妻墓志銘
舉世多詭隨而後特立之士始著彼其詭隨者多遇
合而後特立之士始無所容夫唯不容是為特立乎

路私授記室去而之他比舍火毀垣笥窮而藏金出

于王大夫徵之大夫勺年能屬文稍長稟然首博士
弟子甲午舉楚明經高等迄今學春秋者率引大夫
經術為師顧數奇授趙州文學監大夫部使者率推
轂文學凡八上書會新令諸文學勿復與計借所部
夙奇大夫乃破格得請既殿而索其卷執政愈益奇
之亡何授翰林孔目孔目視諸史氏猶幕也職在米
鹽瑣瑣顧不得與諸史氏屬辭而大夫始與諸史氏
屬辭同登壇坫尋進吏部司務事部尚書許文簡公
故事司務嚴事諸曹即引而自下大夫侃侃如故無
嚴諸曹郎部尚書雅重大夫夙夜與聞大議兩值上

太函集 卷之五十二 十八
計屏羔鴈毋及門諸曹郎故目攝大夫既則相視莫
逆矣期至進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事部尚書歐陽文
莊公公器大夫如文簡等大夫攝司事諸方士挾禱
祠用事橫索不貲食邑者陶仲文鄉人也于時寵傾
中外大夫面折仲文 天子明聖百倍翰臺有如一
目赫然而討五利文成君當錮而腰領矣陶聞而戰
諸徒屬戒勿張柄臣子孽一醫則抵部尚書予之職
部尚書屬大夫草疏大夫爭之彊惟名器不可假人
采安敢以柄臣子而干 國法部尚書議格柄臣子
嚙之南粵臬使與大夫同里居遣蒼頭奴持賂賂當

謂特立之士非邪其後十有五年不佞填楚則遣使

汪道昆「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五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七首

○ 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閔

氏合葬墓志銘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
更娶之良賈何負閔儒則其躬行彰彰矣臨河程次
公昇槐塘程次公與先司馬並以鹽筴賈浙東而
命諸子姓悉歸儒不佞道昆附臨河仲子金丙午同
籍明年從槐塘伯子嗣功釋褐後六年癸丑仲子始

太函集

卷之五十五

對公車授南水部郎母閔見倍其後謫安吉倅長沙

貳河間且入尚書省適次公以大耄終 穆考即伯

得贈父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母宜人皆不逮矣伯

子始以駕部封父母卒加贈南少司徒先司馬暨先

淑人受封者十年幸被 卹典人言三家若屈昭景

鼎足而居三君子以賈代興則奉直公為賈人祭酒

三長者子以儒代起則仲子儻然以貞白鳴其後最

漢陽格不得加贈遂請老則以倍親而仕思博再命

以顯吾親顯之不遑仕于何有歸而將奉大事為馬

鬻封惟伯玉志之銘之庶幾猶及顯于地下道昆唯

唯越丁亥冬十二月癸酉仲子帥諸孫曾孫玄孫某

其奉奉直公及宜人喪合葬舍南之穎源負丑抱未

仲以諾責來討慎無忘平生之言道昆深念曰奉直

公家食之概則閔史書之其為節俠則掌故卒史書

之及其歸老以壽終則惇史書之甚具宜人之自女

而婦婦而母也女史書之不佞道昆無用志矣閔史

之言曰諸程率祖晉太守公宗梁開府而槐塘臨河

特聞開府血食郡中臨河故有丞嘗之祀公始倡眾

建祠事入祠因於是祀有常所有常經矣公大夫士

華父廷實世受賈而公幼以偶句驚塾師父携之吳

太函集

卷之五十五

輒能代父兄任賈事父無祿即世骨立盡哀念寡母

朱居庭壹以不逮事父者併逮事母外弟方氏子母

黨也孤而貧公廩之終身殞而祭之近地凡此皆孝

之屬也卒史之言曰公字啟明質直好古吳越人稱

古愚先生而不名公其託於賈游乎顧持大體筴事

若觀火不操利權部使者行部中必任之以紀綱之

役即諸豪賈善握筭必就公受成諸賈傲雲間方市

斥地取近竈便利議築室護東公灑然曰必欲東卒

有警將不免乃白縣令無如築護西完令從之其後

三十年寇無入護西者居人始多公筴金山衛卒溺

佞道昆無用志矣銘曰郡中顯者若而人苦節無如

殊死立募善泗者出之諸市驅沒母錢度其不支去
勿問凡此皆智士仁人之屬也悖史之言曰公遣二
子受易東吳伯狂而仲猶也公律以中道右輔相而
左財成及仲起家且得郎署尋抗當路從量移公聞
而喜愠不入於心色由由自若居常以莊憚諸子弟
多繩墨之言始而沮既而慙終焉顧化公故席饒益
務敦朴爲閭里先比仲入官減家人產每上食即其
毳不具必命諸孫前爾曹第肆雅歌遞爲吾壽酒酣
耳熱歌鳴鳴和之庶無疾病以終天年蓋春秋八十
有三乙丑六月望也即公不必富其斯壽考康寧考

太函集

卷之五十五

三

終命之屬也與哉女史之言曰宜人嚴鎮之自出在
室事後母比有家事有姑並以孝聞公馬首東則宜
人持家秉劑贏縮必中度稽出入必中程伯子鈺以
童子籍諸生意揚揚自負宜人慮其泛駕操之嚴仲
丁年陸沉其黨諷之學賈曰其利速無寧以于思而
希儻來宜人謝曰樹木者莠非且夕效也食而教之
益力仲貴而後其喜可知時就養留都則繫一少子
還歛既歸二少子鏗鏘遞殊宜人哀甚丁巳三月晦
以春秋七十一終要以婦順母儀則孝慈恭儉之屬
也乃今信而有徵者宜莫如郡史不亦取取乎哉不

佞道昆無用志矣銘曰郡中顯者若而人苦節無如
仲子受 譽命者若而人義方無如仲子之所自始
其曰奉直庶幾乎有道如矢其曰古愚愚不可及者
以此其曰宜人固宜爾君子宜爾君子之子魁父一
丘有橋有梓在豐之干在穎之沚借老于斯亦既樂
只墓大夫職之以告祝史

明故浙江都司經歷章岐汪季公墓志銘

王祖起歛東略其後避地宛陵之南唐末復徙歛西
祖思立公爲別祖區分十六族遷東南者曰章岐處
士郁封文林郎孺人胡其室也席故饒業大起息子

太函集

卷之五十五

四

三長鏢獨當戶仲鏗季鐸並入成均仲歷奉訓大夫
雲南提舉季故以偶材著所至輒傾其曹始爲函丈
諸生大司成獨多季即數不偶率以美言寬之士固
有經藝如汝文而終阨者乎母快快卒受山西布政
司經歷以單車行監大夫部使者環視百執事無如
一從事良比歲虜酋款關率倚辦從事例貨歲緡以
給馬市費贏二十萬緡先是或愆期或雜苦從季母
闌出入轉轂以時所部舉吏材遞上從事狀進浙江
都司經歷勤事如初于時間伍甫寧諸連帥凜凜從
事務申要東布威稜杖馬箠入諸軍莫不警服所部

汪道昆「太函集」

以次進秩亦以次而得五男長公為令淑人從之武
康進尚書郎從南省既以潘臬大夫之蜀之楚之越
之黔之粵進南京兆督南太倉淑人以雞鳴從之魚
軒幾半寓內長公得謝不問家日坐南樓治具召諸
少角奕奕負則舉解解之以為常淑人居庭中外慄
慄外典祭祀賓客內拊諸子諸婦諸孫燕喜自如秋
毫畢察即長公以莊見憚有如拂士法家人言長公
冬日之日也煦煦然其和也由是而迎長淑人秋月
之月也皦皦然其察也由是而繼照和則用明而晦
察則用晦而明陰陽和而各有合矣代明而又照寧
太函集 卷之十五 十八

深矣必有全人而後具全德必有全德而後得全昌
百全自昌有容乃大蓋言量也是故有柘杓之量有
瓦甌之量有鍾釜之量進而為溝澮為洿池為江河
為滄海以鍾釜而入柘杓則濇以江河而入溝澮則
襄陵其所持者狹其所受者奢必無幸矣江陵所不
足者非才也量也何以故易溺故也易滿故也澄之
不清提之不濁其斯為百谷王長公殆庶幾矣海陽
孫氏伯仲于長公為婚姻有味乎不佞之言歷階而
願有復也在天則有二曜在地則有四瀛司馬之取
數多矣今夫海浴日而應月則地承天彼相巡以致
太白集 卷之十五 十九

天下之和其惟無量而無不承耳長公世以受詩顯
稱壽莫善於詩其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請以是為中壽壽樂府亦詩之遺也其
曰日重光月重輪海重潤請以是為上壽壽鄉大夫
皆曰善

贈吳伯舉序
不佞習伯舉為通家蓋三世莫逆故處士與先大父
並起浙其羸得同故太學徒而之淮先公廢賈吳不
佞則以儒知伯舉伯舉帥諸介弟悉業成均太學息
故業而饒推無苛禮即遇所尊敬貌馨折而神坐馳

伯舉翩翩有國士風喜賓客揚州聚海內上賈諸吳
蓋州其地當六傳之衝賓至猶置驛也至則以名高
歸伯舉比之原嘗諸顯者下車入門日投轄如慕累
伯舉居常嗚嗚終不以上客故而有擇言至其徇客
之急盡客之驩無不壓者雅負博古重購商周彝鼎
及晉唐以下圖書即有奇千金勿恤舉一子始冠業
已傾江都諸生為之歲延師四人其一講德其三脩
業伯舉慷慨持大體諸吳有不決率片言折之往往
居買人間諸上賈西面事之為祭酒其居賈故久握
筭故長獨內外應務解紛結客課子日不暇給則傾
太函集 卷之十五

陽翟彙中出萬六千緡歸之客斬之曰偉哉夫已氏
亡伯舉金不責足矣乃今一舉而割萬六千以狗然
諾贏者曾幾何緡伯舉笑曰吾耽好古之癖出吾肩
鎬足以代數歲之耕吾有子而授一經藉有成足以
終老彼儻然而去者又安知其不儻然而來客休矣
伯舉善季弟為婚姻季謂自仲雍季札以來伯舉能
讓千乘矣不佞則以郡中諸吳為盛聚族而里谿南
素封如林而軒冕間出彼贏則此詘理有固然乃今
諸孝廉諸胃子諸文學無慮數十百曹小試則偶大
試則奇人言逢掖何負復陶資谷張則鉛槧弛矣伯
舉弛其張而張其弛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天道猶張
弓不引不發亦猶欹器不覆不平伯舉辨此矣往吾
先公任放破大父之產以奉力圭父之其術不神不
佞乃始通籍其後先公登大耋被 三朝譽命居三
十年伯舉之贏什倍先公其息子才百倍不佞季請
以是為伯舉壽遞舉祖乙爵父乙爵為先世爵之既
而脩康爵三加爵無筭且共正父鼎為伯舉羞即一
飲一石可也

太函集卷之十五

文具

文具雖時尚然出古名匠手亦有絕佳者以豆瓣楠慶木及赤水榭為雅他如紫檀花梨等木皆俗格一替香中單端硯一筆硯一書冊一硯山一宣德墨一倭漆墨匣首格置玉秘閣一古玉或銅鎖紙一宿鐵古刀大小各一古玉柄棕帚一筆船一高麗筆二枝次格古銅水盂一糊斗蠟斗各一古銅水杓一青螺漆金小洗一格格稍高單小宣銅舞爐一宗別合一倭漆小撞白定或五色定小合各一矮小花尊或小解一圖書

梳具

以櫻木為之或日本所製其纏絲竹絲螺細雕漆嵌檀等俱不可用中買玳瑁玉剔帝王紅玉合之類即非秦漢間物亦以稍舊者為佳若新俗諸式闖入便非

間之器無功可紀不可遽謂非古也有謂銅氣入土久土氣滲養鬱而成青水欠水氣滲潤而成綠然亦不盡然第銅氣清寒不雜男發青綠胃銅色褐色不如珠砂硃砂不如綠絲不如青青不如水銀水銀不如黑有屑漆者有燒理者皆易辨也密器焚燬最貴世不一見聞其製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未知然否宮哥汝瓷以粉青色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紙取冰裂儲血鐵足為上梅光片墨紋次之細碎紋最下官窯隱紋如蟹爪哥窯隱紋如魚子定密以白色而加以泐水如淚痕者佳紫色黑色俱不貴均惟色如胭脂者為上青若惹翠紫紫墨色者次雜色者不貴龍泉密甚厚不易才羨第玉匠稍拙不甚古雅密冰裂鱗血紋者與官哥同隱紋者稍度好花青花者俱鮮彩奪目堆珠可嘆又有元燒檀附字號亦有可取至於永樂細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及紋白薄如琉璃者今皆極

韻王所宜用美

海論銅玉雕刻器

三代秦漢人製玉古推不煩即如子母螭臥螭紋雙鈎破法宛轉流動細入毫髮涉世既久鏽血侵最多惟翡翠色水銀色為銅侵者時二見耳玉以紅如鶻冠者為最貴如燕巢白如截肪者次之黑如藥漆者如新柳綠如鋪絨者又次之公所尚翠色透明如水晶者古人號為碧非玉也玉器中圭璧最貴也彝鼎尊彝玆環

三代之班商則管秦無文周則雕篆細密夏則款金銀細巧如數款識少者二字多則三十字其或二三百字者宜周末先秦時器篆文夏周為跡商周為魚周用大篆秦以小篆漢以小篆三代用階款秦漢用陽款間有凹入者或用刀刻如銅碑亦有無數者蓋民

出真寶不甚難雕刻精妙者以宋為貴俗子輒輸金銀胎最為可羨蓋其妙處在刀法圓熟纖鋒不露用朱極鮮漆堅厚而無敲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備吾圖畫為佳他耳元時張成楊茂三家亦以此技擅名一時國朝果園廠所製力法視亦尚隔一籌然亦精細至於雕刻器皿亦以磨成者國朝則真白眼擅名雲閣絕當賞之者中如賀四李文甫陸子岡皆後來繼出高才第所刻必以白玉琥珀水晶瑪瑙等為佳器若一沙竹木便非時貴至於雕刻果核雖極人工之巧終是強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博物志卷八
明 文震亨 撰

位置
位置之法煩簡不同。與名各異。當廣榭曲房。與各有所宜。如圖書。此類之屬。亦須安設。得時。如圖書。雲林清秘。高格古石。中僅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若使前堂。卷簾收。而後復修。言流。先洗石。既如。灑塵。滿案。環堵。四壁。猶有一種蕭爽。亂味。其佳。位置。

坐几
第十
天然几。設於室中。左偏。東向。不可。迫。近。牕。檻。以。逼。風。日。上。置。舊。研。一。筆。筒。一。筆。硯。一。水。中。丞。一。研。山。一。古。人。置。研。俱。在。左。以。墨。光。不。閃。眼。且。於。燈。下。更。宜。書。冊。鎮。紙。各。一。時。拂。拭。使。其。光。可。鑒。乃。佳。

坐具
湘竹榻及彈椅皆可坐。又月以古錦。綴。綺。或。設。坐。几。俱可。

椅榻屏架
齋中儘可置四椅一榻。他如。須。彌。座。短。榻。矮。几。屏。几。之類。不妨多設。忌。靠。壁。半。設。數。椅。屏。風。儘。可。置。一。面。書架。及。櫺。俱。列。以。置。圖。史。然。亦。不。宜。太。雜。如。書。屏。中懸畫。

懸畫
懸畫宜高。齋中儘可置一軸於上。若懸兩屏。及左右對列。最。俗。其。畫。可。挂。高。屏。不。可。用。換。畫。行。曲。挂。畫。卓。可。置奇石。或。時。花。盆。景。之。屬。宜。買。朱。紅。漆。等。架。當。中。宜。挂。大。幅。橫。披。齊。中。宜。小。景。花。鳥。若。單。條。扇。面。斗。方。挂。屏。之。類。俱不雅觀。畫不對景。其言亦謬。

置爐
于日坐几上。置。燂。臺。几。方。大。者。一。上。置。燂。一。香。盒。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餅。之。類。設。於。几。中。不。可用。二。爐。不。可。置。於。換。畫。卓。上。及。換。盒。對。列。夏。月。宜。用。

買餅
隨瓶製置。小倭几之上。春。冬。用。銅。製。夏。用。磁。堂。屋。屋。大。書。屋。宜。小。貴。銅。瓦。銀。忌。有。珠。翠。成。對。花。宜。瘦。巧。不。宜。煩。雜。若。掛。一。枝。須。擇。枝。柯。奇。古。二。枝。須。高。下。含。掉。亦。止。可。二。種。過。多。便。如。瀾。肆。惟。教。花。掉。小。瓶。中。不。論。係。花。不。可。開。地。戶。焚。香。煙。觸。即。姜。水。仙。尤。甚。亦。不。可。供。於。畫。卓。上。

小室
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製。狹。邊。書。几。置。於。中。上。設。筆。硯。香。合。薰。爐。之。屬。俱。小。而。雅。別。設。石。几。一。以。置。茗。頭。茶。具。小。榻。一。以。供。僊。臥。坐。不。必。挂。幽。或。置。古。奇。石。或。小。佛。榻。供。鑿。金。小。佛。於。上。亦。可。

臥室
地。屏。天。花。板。雖。俗。然。臥。室。取。潔。燥。用。之。亦。可。第。不。可。彰。畫。及。油。漆。耳。面。而。設。臥。榻。一。榻。後。別。置。半。室。人。所。不。至。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磁爐之月用銅爐

買餅
隨瓶製置。小倭几之上。春。冬。用。銅。製。夏。用。磁。堂。屋。屋。大。書。屋。宜。小。貴。銅。瓦。銀。忌。有。珠。翠。成。對。花。宜。瘦。巧。不。宜。煩。雜。若。掛。一。枝。須。擇。枝。柯。奇。古。二。枝。須。高。下。含。掉。亦。止。可。二。種。過。多。便。如。瀾。肆。惟。教。花。掉。小。瓶。中。不。論。係。花。不。可。開。地。戶。焚。香。煙。觸。即。姜。水。仙。尤。甚。亦。不。可。供。於。畫。卓。上。

小室
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製。狹。邊。書。几。置。於。中。上。設。筆。硯。香。合。薰。爐。之。屬。俱。小。而。雅。別。設。石。几。一。以。置。茗。頭。茶。具。小。榻。一。以。供。僊。臥。坐。不。必。挂。幽。或。置。古。奇。石。或。小。佛。榻。供。鑿。金。小。佛。於。上。亦。可。

臥室
地。屏。天。花。板。雖。俗。然。臥。室。取。潔。燥。用。之。亦。可。第。不。可。彰。畫。及。油。漆。耳。面。而。設。臥。榻。一。榻。後。別。置。半。室。人。所。不。至。

尊彝之屬俱取大者置建蘭二盆于几案之側奇峯古樹清泉白石不妨多列湘簾四垂譬如入清涼界中

佛堂
內供烏絲織佛尊以金鍍其厚慈容端整妙相畢者為上或宋元脫紗大士像俱可用古漆佛榻者香象唐象及三尊並列接引諸天等象號曰堂昇米紅小木等榻皆僧寮所供非居士所宜也長松石洞之下得欽定四庫全書

古石像最佳藥頭以舊磁淨瓶厭花淨碗酌水石製髮印香夜燃石塔其鐘聲幡幢几榻之類次第鋪設俱戒鐵巧鐘磬尤不可並列用古漆漆經瓶以盛拜典庭中列施食臺幡竿一下用古石蓮座石幢一幢下植雜草尤數種石須古製不則亦以水蝕之

長物志卷八

禪衣
以澁澁刺為之俗名瑣哈刺蓋番語不易辨也其形似胡羊毛片纏繞下毒緊厚如繩其用耐久來自西域間使中亦甚貴

被
以五色氍毹為之亦出西番調僅人許與寶刺相類但不堅厚次用山東綉紬最耐久其落花流水獸白等錦皆以美觀不甚雅以真紫花布為大被嚴寒用之有欽定四庫全書

無此數
京師有摺疊臥褥如圓屏展之單支收之僅三尺許厚三四寸以錦為中實以蠶心最雅其椅榻等褥皆用古錦為之錦既嫩可以裝漢卷冊

絨單
出陝西甘肅紅者色如珊瑚然非幽齊河宜本色者最

欽定四庫全書
長物志卷九 明 袁宏亨 撰

衣飾
衣冠製度必與時宜吾儕既不能披鶴帶素又不當綴玉垂珠要須夏葛冬裘被服嫺雅居城市有儒者風入山林有隱逸之象若樵茶岳泉飾文綉嵌銅山金氏之子侈靡鬪麗亦豈詩人繁縵衣服之音幸於蟬冠朱衣方心面領玉珮朱履之為漢服也幘頭大袂之為隋服也紗帽圓領之為唐服也唐帽欄衫申衣幅巾之為宋服也中環瑣領帽子繫腰之為金元服也方巾圓領之為國朝服也皆歷代之制非所敢輕議也志衣飾

第一
製如申衣以白布為之四邊延以緋色布或用茶褐為袍緣以皂布有月衣鋪地如月披之則如鸞氈二者用以坐禪寒寒披雪避寒俱不可少

雅冬月可代席狐腋貂裘不易得此亦可當溫柔鄉矣種者不堪用青檀用以襯書大字

帳
冬月以薄紬或紫花厚布為之絨帳與細絹等帳俱俗錦帳帟帳俱閩閩中物夏月以蕉布為之然不易得美中青提紗及花手中製帳亦可有以畫絹為之有寫山水墨梅其上者此皆欲雅及俗更有作大帳號為漫天帳夏月臥其中置几榻櫺架等物雖適意亦不古矣欽定四庫全書

冠
月小齋中製布帳於牕櫺之上青紫三色可用鐵冠最古犀玉琥珀次之沉香胡蘆者又次之竹籐燈木者最平製帷幪月高主式餘非所宜

中
漢巾去唐式不遠今所尚披書巾最俗或自以為為之幅巾最古然不便於用

笠

虞初新志卷三

马伶传

侯方域（朝宗）

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世，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间桃叶渡、游雨花台者，耻相错也。

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当两相国论河套，而西肆之为严嵩相国者曰李伶，东肆则马伶。坐客乃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未几更进，则东肆不复能终曲。询其故，盖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兴化部”又不肯辄以易之，乃竟辍其技不奏，而“华林部”独著。去后且三年，而马伶归，遍告其故侣，请于新安贾曰：“今日幸为开宴，招前日宴客，愿与‘华林部’更奏《鸣凤》，奉一日欢。”既奏，已而论河套，马伶复为严嵩相国以出。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兴化部”是日遂凌出“华林部”远甚。

其夜，“华林部”过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无以易李伶。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子又安从授之而掩其上哉？”马伶曰：

“固然，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傅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华林部”相与罗拜而去。马伶名锦，字云将，其先西域人，当时犹称马回回云。

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于求，乃走事某，见某犹之见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数千里为卒三年，倘三年犹不得，即犹不归耳。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须问耶？

张山来曰：予素不解弄，不解歌，自恨甚拙，因从学于入。虽不能工，然亦自觉有入门处。乃知艺无等而不成者。观马伶事益信。

進士之

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字籍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蓋之曰御史安鷄例也若運年以來則水陸陳設雖下復至有用樂者矣

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上以刻畱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為勸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任楚所設謂政府絕不作書當時匪直君為然有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為駭矣

欽定四庫全書

余以刑部主事慮因江北見巡撫必侍坐族家及所過道路遇之皆然惟審錄舊規以勅諭事重且多年深正郎故有食坐之說而亦不能盡守當時戶工二部固無論也及余以副都撫鄖陽所見主事以上無不食坐者間有一人持不肯亦必強之坐不容獨異也亦不知起自何時

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檢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余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資于人蓋難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必于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臬則自守以至俸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只兩直隸至留飯與聞之各省尚不盡然

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為雅而相承傳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

欽定四庫全書

矣

余初于西晉見談舊事提到有異者一大臣于正德中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廚某上思主老公嘉靖中一儀部郭錫國公勛則云聊小學生某督糧畢論可笑然至余所親見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家不佞治下不佞鄰治不佞者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曰湖海生形浪生一曰神交小子一曰將進樓一曰未面門生一曰門下

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醜貴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與人比猶狂徒數倍而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若此將來何以教廉

河南淮北山陝諸郡士夫多仍王歲寧康德漢之習大會呼使樂留連宿飲至者之詞曲不以為怪若吳中構有之則大聚考察則籍不堪復收者既而聽用在告諸公亦稱搗矣既而見任陞遷及奉使過里者復瀾倒矣乃至居喪未嘗輕練白哈左州侯右夏姬以縱

欽定四庫全書

游湖山之閒從人指目不知嗚呼異哉

余在山東日侍郎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遲官鵲辭送之階下而已遣人披一刺亦不登拜蓋其時昏然其復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一郡守升官者置酒于書院余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而辭不往乃聞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為怪後問之余弟乃知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為異也

沐思小的一曰何罪生此皆可嗚呼不堪揆腹

椅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下有橫摺而下復摺摺之者袖長則為寬撇腰中間斷以一線道構之則謂之程字衣無線者則謂之道袍又曰直披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通年以來忽謂程字衣道袍皆過簡而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以戎服為盛而雅服為輕吾未之從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尺牘之有副落也或有所指識或有所請託不可雜他語不敢異姓名如宋疏之貼黃類耳近年以來必以此為如厚大抵比之正書稍簡其辭而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必欲隱其名甚至有稱副卷一副二至三四者余甚厭之一切都絕即以我為簡藪亦任之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分宜當國而子世蕃挾以行躡天下之金玉寶貨無所不致其最後乃始及法書名畫蓋始以免俗且圖復耳而至此所欲得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脅之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數萬分宜敗什九入天府後復伏出

大車入制忠傳家朱好之甚家奪巧取所蓄之富幾與
 分宜將後毀而其最精者十二蹄江陵江陵受他饋遺
 亦如之然不能當分宜之半計今籍矣若使用事大臣
 無所嗜好此價自當平也
 畫當畫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視元鎮以建明
 沈周價驟增十倍器富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畫
 總以至水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穢
 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絕天成之
 歛定四庫全書
 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敷洛扇周治治
 商販及歛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將把雲治銅皆
 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流入
 宮掖其勢尚未已也
 兄弟之子曰從子自是而推次從兄弟之子次五服以
 內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是諸子者行必
 已義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是諸子者行必
 隨行坐必侍坐不可踰也次中表兄弟之子次同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目錄
 卷一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膠錄監生臣陳炳

許校官侍講學士臣凌暑
 侍講臣孫球復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何氏語林
 提要
 臣等謹案何氏語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良
 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樂故語
 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
 語為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述補之併載
 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為精
 欽定四庫全書
 審其採摭遺闕前載錢鏐具有簡澹雋雅之
 致視偽本李暉續世說則擬南北二史冗者
 擁腫徒盈卷帙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
 劉孝標例自為之注亦頗為博瞻其間梳拾
 既富間有低語如王世懋諸吏訂故所謂以
 王莽時之陳咸為漢成帝時之陳咸者固所
 不免然于諸書外互貫多訂正如第二十二
 卷紀元載妻王經為事援引考證亦未嘗不

1041-441

子次察聚會友之子年齒懸絕者行必隨行坐必侍
 有宴會不並席也子之同年與遠歲兄弟之子雖同年
 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必待不據上席可也
 今獨同年之世講重者身貴而為同年之子為暇故也
 何以明其可小殺也同年至牽輔而身下察則不敢講
 敵禮也遇公事糾扭不避矣甚至勢避而首相頌名札
 而陰相毀有利必相競有害必相擠即先君子之難與
 後之幾不獲伸而不能盡一皆同年為之故曰可
 少殺也
 欽定四庫全書
 飯不厭錄

1041-440

帖齊頭相見其古損斷无佳又古紙厚者必不可揭
 薄古紙去其半方皆損書畫精神一如臨摹書畫矣
 凡法書名畫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將收入窄小匣
 中鎖閉其匣以紙為之勿以紙四周糊口勿令通
 氣庶不至微白過此二候宜置臥室使近人氣置高閣
 俾遠地氣乃佳又書畫平時十餘日一展玩微見風
 日不至久卷作皺卷則感以錦囊掛板壁透氣處勿近
 墻塵風露日色收藏之法過人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展玩書畫有五不可謂燈下雨天酒後俗子婦女也

清秘藏卷上

寶蒙寶泉寶紹寶績寶永
 韓況周昉王維陸曜耀盧昭顯昭
 蕭祐柳公權趙微明徐守行薛邕
 張延賞李泌李勉張宏靖李瓌
 李約黎幹王涯馬總張諲
 張彥遠劉禪劉知章李吉甫李林甫
 張昌宗李德裕裴度段文昌韓愈
 郭暉趙鼎胡翼勾德元李後主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錢孫宗太宗徽宗高宗蘇易簡
 蘇舜元蘇舜欽蘇耆蘇液蘇泌
 蘇澈蘇澹歐陽修蘇軾米芾
 李公麟王詵劉涇薛紹彭張昇清
 黃履堅蔡襄蔡京章惇王鞏
 米友仁趙明誠黃伯思劉敞沈括
 闕杞李廣孝劉琬趙鼎趙伯昂
 趙伯駒安師文王珣趙希鵠張俊

趙孟堅韓侂胄賈似道周密趙孟頫
 金章宗趙孟文元文宗虞集柯九思
 陳深袁桷麟字學化璣廖壘中
 張伯雨陸友湯室周憲王寧獻王
 徐有貞李應禎沈周吳寬都穆
 祝允明陸完史鑑黃琳王鏊
 王世誥馬愈陳鑑朱存理陸深
 文徵明文彭文嘉徐禎卿王寵
 陳淳顧定芳王延陵黃姬水王世貞
 王世懋項元汴陸會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古書畫印識秘府有貞觀開元印和之印翰林之印
 宏文之印建中大中印大觀宣和印宣和玉麟御寶
 化政和印雙龍圓印欽印乾卦圖書希世印三館秘閣
 之印御書之寶御書私印內殿秘書之印御府之印權
 照殿寶機暇清賞保太和之印上閣圖書恩泉閣

欽定四庫全書

清秘藏卷下

明 張應文撰

欽賞鑒家

書畫有賞鑒好事二家其說舊矣好事者不足紀今舉
 古今賞鑒家識於此俾稽古者知所考焉

張華 梁秀 殷浩 桓玄 虞錄
 梁武帝 元帝 朱异 陶宏景 徐僧權
 陳後主 江總 姚察 何妥 隋煬帝
 楊素 薛道衡 諸葛類 柳晉 僧智果
 唐太宗 玄宗 魏王泰 薛收 僧辨才
 褚亮 魏徵 李德裕 歐陽詢 閻立本
 虞世南 章述 袁昂 鍾紹京 薛稷
 王方慶 張家貞 姚崇 張說 席異
 武平一 陸堅 褚無量 馮懷素 徐嶠
 宗楚客 徐浩 張懷瓘 張懷瓘 蔡希寂

印尚書省印秘書省印內府之印廣運大定印李後主
 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內殿圖書之印
 金章宗有明昌御府明昌中秘明昌玩明昌御覽四
 印諸王有龜蓋印賢家家有殷浩之印梁秀收閱古書
 記印徐字小印徐僧朱昇印薛稷印褚氏方印褚遂
 楷內史古印太宗賜世憲定方印寶泉印乾祐印
 出出出出出彭城侯書畫印劉張氏永保印張
 劉氏書印劉知河東張氏印彥烏石侯瑞印彥鸞
 瑞印彥勾德元圖書記太原王維之記玉賦印書印
 繼繼繼繼繼李氏印李約字方印李贊皇印李黎字長印
 蕭蕭蕭蕭蕭字方印蕭澧字方印蕭德園書刻章永存珍秘
 印馬氏圖書馬周印齊臣常山之印並張太原
 王欽若圖書修字方印醉翁子孫其永保之印並張
 鑑堂印王無住道人印記傳商計國後裔蘇耆圖東
 蘇武趙郡蘇軾圖籍文同與可印公麟小印寺宏文
 之印三鳳後人印並開封趙興懃印劉巨濟行西秦

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
 或用朱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
 有百枚如圖印中作朱希字如蛟形者及元章戲筆字
 印宜和畫學博士襄陽漫士字印火政後人希印兼用
 於上品印也白畫古亦用玉印濮州李文定家圖畫
 法者三等用印上等著名用名字印中等書字用字印
 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
 今人於宜和秘殿書畫有款印題識而二譜不載者未
 鑑定回原金書
 可速以為廣也加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黃詞翰而
 宜和間以內侍徐師成請搜訪蘇文忠墨蹟一紙定價
 萬錢幽人釋子所藏悉歸天府又宣和時所重銅器皆
 三代物者秦漢間器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
 蒙貯錄且累至萬餘宣和殿後又抄立保和殿左右有
 舊古博古尚古等閣咸以貯古玉印聖諸鼎彝禮器法
 書名畫觀此則博古圖書諸畫譜之外書畫古器尚不
 可勝紀不當執一而廢百也明矣

張漢印元暉古印延州吳說吳說私印燁元印蘇希
 聖印錢氏忠孝之家錢趙子圖印姑蘇曹迪印四
 履之印鷹揚於周鳳儀於庭印並華悅生圖書貫似道
 印秋壘印賢者而後鑿此印長字方印並趙字方圓
 二印大雅印松雪齋趙孟頫印趙氏子昂天水趙氏印
 並趙悅璣懶瓚倪元鎮吳玄朗玄映淨名居士蕭開仙
 卿朱陽館主荆蠻民清閣印並已上諸印記千百
 年可為龜鏡者別有萬壽無疆之印偏印也褚氏書印
 欽定四庫全書
 非河南印也暨蕭公書印溫氏之印據攝印信清河張
 廷範私印永福印信文經遠書等印皆非鑿家印謹
 但偶逢書畫便印之不足證驗茲不具錄茲明後尾
 印識乃是實鑿書畫家本葉耳
 米希於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蹟字印神品
 字印平生真賞印米希秘印寶書印米姓翰墨印
 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五印六枚其文曰辛卯
 米希米希之印米希氏印米希印米希元章印米希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前番官印以應募也後人收
 自觀印縫帖若是黏著者更不復入開元御府蓋貞
 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駮馬貴戚互請得之開元購
 時朝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
 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決貴公家或是
 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欲慳也今書更無一
 軸自觀開元同印者但有建中與開元大中宏文印
 同用者皆此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法帖源委
 歷代名家碑刻詳載歐趙二錄中宏彙集未定當以淳
 化閣帖歷卷即侍書王著摹刻則板禁中並大清樓次
 之宏基京奉旨機勳歷代真蹟刻石九後之次與淳化
 寫書也而以建中靖國轉帖十卷易去其月名街以為
 續帖又刻孫過庭反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二十二卷刻
 手鑑精名大終帖為著所遺思且以官帖摹刻于石而
 觀大律惟帖增入別帖微與淳化不同而前則惟石
 之計二十卷精神尤勝後漢氏析居分而為二轉州公
 每符其一補刻餘惟名數庫本並卷逐段各分字號以
 日月光天後二十字為次月後始完顏亮詳于度
 亮帖的亮守時去右邊轉字謂之亮字不全本
 灑帖

傳希白所撰以淳化為主而增入傷寒十七日五類
 真脚法帖字行頗高有江左風味帶台工於篆字拙於
 每行篆墨文理錯然風韻和雅常向傳之東坡
 推其有晉人風度勝于閻希白亦推其富與葛洪
 行也二王帖末許敬舉初於修內司本等照
 元帖復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秘閣續帖元和中
 帖外續所得真蹟摹寫秘閣續帖高宗訪求遺書多
 物上石名曰續帖摹寫秘閣續帖得希白真蹟五卷
 照閣諸物入石置戲魚堂帖刻於莊景開始於江陰
 拙工精細武岡帖即武岡軍蔡州帖上蔡人臨摹精帖
 用有骨性武岡帖重摹碑帖蔡州帖上十卷題出臨江
 之上星鳳樓帖趙彥約刻于南康曾士見重摹于南
 者上星鳳樓帖蔡州碑不肖者則者而不兼甲
 欽定四庫全書

秀堂帖宋盧江李氏刻節有五顏書多諸今江帖無人
 也亦見後有宋人書石今不存矣黔江帖秦世
 事所刻即僧寶帖梁州重摹因置玉堂帖宋精院僧
 月古法帖十卷泉帖類通長卷置玉堂帖宋精院僧
 代遺蹟最多家塾帖首結實齊齋帖書之極
 魏晉人書家塾帖首結實齊齋帖書之極
 王履皆灼灼有名者也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璜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
 板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似連元時相
 傳數家傳世之實也今錄其目以備考

甲集州郡 一十二刻

高宗臨定武表 唐貞觀 大清開皇 祕省
 內殿 內司 京師玉堂 九刻
 已集雜集 九刻
 玉批 花石 柳誠懋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
 鈞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搗黃粟木 黃紙
 彭城小字 十一刻
 唐集故事 十一刻
 蔡春讓臨 許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欽定四庫全書

辛道宗 建康 晁謙之 紹興 湯氏 南昌 京氏
 廬陵 胡氏 蜀 劉澗 唐 蔡刻
 辛集 一十四刻
 吳說 草書 吳璜 劉無言 臨 龍潭 潘氏 方朔
 習 甯 周平 所藏 臨 江 張氏 天台 丁氏 新安
 汪氏 江西 故家 廬山 甲秀 堂 九江 陶氏 循
 王家 藏 卷 卷 題 云 去 午 閏 六 月 九 日 大 江 濟 川 寺 藏
 宋 潘 陽 洪 氏

修城本葉仲 定武測行 卷一 定武肥 定武
 瘦 定武板刻 卷一 定武鉅石 定武斷石 定
 武吉別 西京斷石 永興 古懿 郡 齊 宣城
 乙集 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 古昔 真草 臨川 麻石
 臨賀 豫章 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 隄 有 武
 古潭 新梅花 宣城 南陵
 丙集 一十刻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 集木 道州 金陵
 三東 宋 朱 華 朱 友 永 嘉 古 雲 斷 石 隆 州 柳 州
 蘭亭 晉書
 丁集 一十刻
 紹興府治 紹興 會司 紹興 府學 紹興 古刻
 餘姚 縣治 曲水 詩 蘭亭 曲水 詩 齋 曲水 詩
 後 婺州 府治 諸 越
 戊集 丙 庚 一十刻

壬集 一十四刻
 金陵 畢氏 廬山 吳氏 紹興 會氏 紹興 石氏 二
 毘陵 尤 遂 初 李 思 隱 所 刻 新 唐 李 氏 江 陰
 丘氏 二 東 陽 郭 氏 昌 谷 曹 氏 三
 癸集 一十四刻
 趙 靈 齋 呂 氏 家 藏 建 鄴 朱 氏 大 梁 曾 朴 陸
 子 與 韓 松 陸 載 之 胡 氏 將 玉 林 二 趙 菊
 坡 不 題 名 二 錢 唐 李 和
 欽定四庫全書

敘臨摹名字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二唐人歐褚之流硬
 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章字
 昂所無去會稽尚不遠也
 臨摹雙鈞唐人歐褚北宋老米皇明機仲父子俱第一
 手也臨摹名畫宋米第一子昂次之歐
 手也南仙虎機仲次之餘俱未得其神

敘奇寶
 古之名寶則有黃帝指南車 帝鴻氏之硯 寶鼎

騰空劍水盤錦吳刀赤刃夜光常滿益火
越五八劍一名持日一名斷
 義昆吾刀孔子規越五八劍一名持日一名斷
 秦赤玉璽傳國璽秦玉雷照內鏡
越五八劍一名持日一名斷
 分珠木難琉璃珠駭離犀玫瑰碧玻璃鏡
 觀日月王度麒麟鏡隋祖母綠硯火球自
 煖盃獸龍珠沅華寶爵紫玉笛水心鏡虹
 蛟屏崔生玉盒玉龍子玉茗冠龍筒玉清
蛟屏崔生玉盒玉龍子玉茗冠龍筒玉清
 三寶一口碧瑤瑤二口紅
蛟屏崔生玉盒玉龍子玉茗冠龍筒玉清
 珠夜明珠却寒簾賀真如五寶九符玉盤
蛟屏崔生玉盒玉龍子玉茗冠龍筒玉清
 珠賀真如八寶加老寶珠紅珠龍珠軒珠玉
蛟屏崔生玉盒玉龍子玉茗冠龍筒玉清
 軟玉鞭寶骨青泥珠寶母無病鏡清水
 珠萬佛山陽燧珠度世寶珠游仙枕水珠
 鴨絲寶風松石火玉無盡壺九玉釵龍
 虎玉紫磁盆芝烟劍履水珠辟水犀蜈蚣

道成余嚴搏馬大夫梅四官人葉老鳩林泉興元則嚴
古清名泰字子去梅之潛施雲施谷雲施狀州我朝則
 高勝失致遠惠相問祀公望皆其選也
 敘唐宋錦繡
 貞觀開元間裝褙書畫皆用紫龍鳳細綉為表綠文紋
 綾為裏南唐則褙以迴響墨錦裁以黃紙宋之錦標則
 有充綠作構閣者充綠作龍水者充綠作百花構龍者
 充綠作龍鳳者紫實階地者紫大花者五色單文者
欽定四庫全書
 山和紫小酒珠方勝繡鸚鵡者青綠單文者一名紫
 鸚鵡者一名紫地紫鸚鵡紫白龍者紫龍紋者紫珠
 鍊者紫出水者一名紫紫湯荷花者紅霞雲鸚鵡者黃霞
 雲鸚者一名青樓閣者一作大紫花者紫清珠龍圖
 者青樓閣者皇方圍白花者褐方圍白花者方勝盤象
 者趨路者約者柿紅龜背者携箱者宜男者寶照者龜
 蓮者天下樂者練鸚鵡者方勝練鸚鵡者碧帶者瑞草者
 花暈者銀狗掌者紅花盤鴨者翠色獅子者盤蓮者

珠十二時盤陳鼻寶碗瑠珠學珠滴翠珠
 宣和玉屏扁寶天地分珠龍藏寶石于闐
 玉佛聚寶盆水寶余嘗欲集此類為異理錄而
 未能也
 昔大德間回賈紅刺一塊于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
 統鈔一十四萬錢用軟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
 重九且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蓋珍之也我朝
 巨璫劉瑾有祖母綠環一事重斤許用黃金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百五十斤得之未嘗有祖母綠佛一尊亦用價至黃金
 千餘斤天生奇物實堪人耳目大奇大奇或云巨蛇刺
 鐵重批花刺鶴龜青石四百餘枚作其
 謀計共價則黃金數萬枚亦有之寶耶
 敘斯琴名手
 斯琴名手漢蔡邕復隋則趙取則唐則雷霄雷威雷成
 雷玉雷文雷迅郭亮一作諱沈錄張鐵並江金儒大中
 僧三慧宋則蔡庵朱仁濟道士衛中正並慶趙仁濟與
 馬布先此一馬布仁並崇金公路即金淵並紹陳亨

敘造墨名手
 陶九成載墨工唐祖敏奚萬奚萬之子陳朗
 王君得紫筠南唐李起鳳之子始居歙州李廷珪李廷
 寬李承晏皆李之用李惟慶李惟一李仲宣
 用取遂仁州取文政取文壽仁子取德取威區遂威
 通威真威舟威信威浩宋張過潘衡潘大音煇佛佛煇
 繼葉世英善造機朱知常朱知常朱知常朱知常朱知常
 世胡友直潘妻裴徐安常葉邦靈善造機雪齋此四

厚鏡湖方氏王表之孫峰錫士先世高巷俞林丘
 謝東徐禧葉茂實翁房卿元潘雲谷清胡文忠長
 林松泉鐵於仲杜清碧武衛學古松黃修之台米
 萬初華丘可行世英丘南傑子可謂詩矣然始
 不載事張東真公宋不載帝和沈廷陳相張改沈吳
 徐鉉張谷潘公常遇潘暹陳王迎蘇陳暉吳開
 註開琪郭暹明江通朱觀胡景純梅瞻耿德真何也上
 大夫如蘇子瞻晁季一賀方回張東道康為章皆能與
 墨見何遜春渚紀聞若朝墨定當以羅小華鹿角膠
 為第一龍柱次之華山松又次之宣廟尤妙方正卻格
 之方子魯翠可供日用不堪傳也于書玉不及小華所
 則清

叙古今名論目

廣嘉鼎錄陶宏景刀劍錄宋人琴式圖王僧虔圖書
 辨謝赫古今畫品李嗣真書後品續古今書人優劣書

印譜吾行古印文周密雲烟過眼錄圖繪寶鑑曹仲明
 格古要論朱存理鑑網瑠都抄寫舊編文徵明書畫
 見聞志顧汝修印教文嘉嚴氏書畫記等書皆考古之
 士不可缺者也
 敘所著所見
 余前後所著古銅則有高鑿齋易二蟬紋一有蓋鑿
 一周鑿齋枝方鼎一硬鑿周公白一雷紋每一餅鐘
 一編鐘六漢天鹿街一花素鏡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玉則有三代羊脂允瑤一漢甘青瑤一白玉瑤
 玦一白五百乳環一羊脂瑤一白玉瑤頭鈎大小
 各一白五天鹿一粟黃玦一青玉細雙鈎環臥餐飯
 玦二粟紋磨一白五龍紐印一聖宋白玉臥仙書鎮
 一羊脂數珠一頭一顆加環
 法書則有宋高宗行書一卷蘇子瞻詩草元稹子昂歸
 田賦
 名畫則有唐周昉戲嬰圖宋人羅漢八幅畫院雜蹟

冊倪雲林小景

法帖則有集書聖教序太子廟堂碑淳化帖第六卷並

畫器則有官密印池一哥密鑿爐一茶盃一
 已上種種所著十之八已詳長凡其十之二有與者
 關人者尋末家故事以貿易者謹從既不待者烟過
 山而空回每一理概令人嘆息
 隆慶四年之三月吳中四大姓作清玩會余往觀馬一
 出支王方鼎顏真卿裴將軍詩一出秦螭小盃顧
 欽定四庫全書

此事帖疎龍角簪一枝官密管脚鼎一出郭忠恕明
 皇運暑宮殿圖白玉古琴李廷珪墨二餅自幸白不意
 一日見此奇特作細頭各重一兩外用鴉鵲青

所見尤異者古銅則真銅戈一商鑿方鼎一獸足齋
 紋圓鼎一蛟螭高一鑿齋翼二蟬紋尊一周支玉百乳
 方鼎一雷紋方鼎一龍鼎一畫花雷紋小鼎一蟬螭圖
 鼎二魚紋高一鑿齋雷紋高一雷紋尊一蛟螭尊一仲

後品溫子融畫鑑唐人續畫品實叟畫錄拾遺徐浩
 譜畫譜古蹟記陳拙琴譜張彥遠法書要錄歷代名畫
 記張文新畫總載葉孝源貞觀公私畫錄李氏墨經宋
 景真唐賢名畫錄瑞珣圖畫總錄宣和書譜畫譜博古
 圖印譜思陵翰墨志紹興稽古錄太清樓書目玉宸殿
 書目秘閣書目李岐益州名畫記宋徽宗實刻叢書錄
 做先泰古器記呂大臨考古圖李公麟古器記唐蹟碑
 圖譜蔡衷墨譜薛尚功鐘鼎款識法帖歐陽修集古錄宋
 欽定四庫全書

山川靈勝、古建國形勢、故宮遺壤，作『西使記』，搜訪金石遺文，摹榻繕寫，作『金甌琳琅錄』。歸老之日，齋居蕭然，日事禱討，或至乏食，輒笑曰：『天壤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徧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扣其門，果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玄敬著述甚富，文筆罕行，詩尤單弱不成家。余聞之故老，玄敬少與唐伯虎交，最莫逆，伯虎鎖院得禍，玄敬實發其事，伯虎誓不與相見，而吳中諸公皆薄之。玄敬晚年深自悔恨，其歿也，不請銘於吳人，而遠求胡孝思，蓋亦其遺意云。

邢處士參

參，字麗文。爲人沈靜有醜藉，固而不陋，嘉遼城市，敎授鄉里，以著述自娛，戶無寸田，未嘗干謁，雖朋友之門，亦不輕步履過從，昌穀、希哲皆尚之。早歲喪偶，不再娶，客至或無茗椀，薪火斷則冷食。嘗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如枯株，諸人往視之，見其無慘懷色，方苦吟誦所得句自喜。又連日雨，復往視，屋三角墊，怡然執書坐一角，不糝亦累日矣。其祖用理，遺『叱鼠賦』，人謂麗文：『君無益盎之糧，正不必效乃祖作賦也。』昌穀爲作歌，以申歡慕，辭曰：『雲中鶴子鳴且悲，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獨徘徊，從朝無梁暑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漪，我將往饋羹中』

鐵詩並

魚。鶻子不飢兮我心愉。』

朱處士存理

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學制科，謝去，從杜瓊先生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居恆無他過欲，惟聞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爲志，手自繕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若『鐵網珊瑚』、『野航漫錄』、『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鶴岑隨筆』，又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歎息。卒於正德間，年七十矣。所著『野航詩集』，楊君謙敘之，今不傳。其文集手藁，余得之於錢允治功甫，錄其詩數章。自元季迨國初，博雅好古之儒，總萃於中吳，南園俞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景天以後，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繼杜東原，邢蠡齋之後者，則性甫、堯民兩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則又有邢暈用文、錢同愛孔周、閻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趙同尊與哲之流，皆專勤績學，與沈啓南、文徵仲諸公相頡頏，吳中文獻，於斯爲盛。百年以來，古學衰落，而老生宿儒，皆經蠹書者，往往有之。吳岫方山，非通人也，聚書逾萬卷。錢穀叔寶，畫史也，與其子允治手鈔書至數千卷。居今之世，後生末學，不復以讀書好古爲事，喪亂以後，流風遺書，益蕩然矣。

余嘗欲取吳士自俞石欄、王光菴以後，網羅遺佚，都爲一編，而吳岫諸人，亦附焉，庶幾前輩風流，不泯沒於後世，且使吳人尙知有讀書種子在也。錄詩至存理，俛仰感歎，而附志之如此。何元朗『叢說』云：『朱野航乃蕪門一老儒也，在蕪屬王氏教書。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呼拍屣，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擊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漏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良足樂也。

朱處士凱

附見閩起山秀卿

凱，字堯民，長洲人。與朱性甫齊名。文徵仲志存理之墓曰：『兩人皆不仕，又不隨俗爲屨井小人之事，日惟披册呻吟，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纏纏不能休，素皆高賢，悉費以資其好，不惜也。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於郡城之東，人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性甫又死，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往無所干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堯民集不傳，有『句曲紀游詩』一卷。徵仲又言：『吳有閩起山秀卿者，家惟一僮，日走從人家借書，手抄口吟，日夜不休，所獲學俸，盡費爲書資。家貧不能炊，質衣以食，而翫其書，

類也，因附著焉。

劉秀才嘉緒

嘉緒，字協中，欽謨之子也。風儀如玉，年數歲，據小几習書，選古詩儼如成人。十五喪父，盡讀其遺書。嘗著帛范墓文，讀者棘棘，不能句。年二十四而卒。所與游者，祝希哲、都玄敬、文徵仲、唐子畏。子畏編其集，又爲墓碣，而楊君謙爲志。君謙，劉之自出，協中之內兄也。

文待詔徵明

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尙書李充嗣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徵仲父溫州守宗儒，有名德，吳原博、李貞伯、沈啓南皆其執友。徵仲授文法於吳，授畫法於李，授畫法於沈，而又與祝希哲、唐伯虎、徐昌國切磨爲詩文，其才少遜於諸公，而能兼撮諸公之長。其爲人孝友愷悌，溫溫非人，致身清華，未幾引退，嘗舉公凋謝之後，以清名長德，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文人之休有譽處壽考令終，未有如徵仲者也。

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

玩具

【名臣通畫學】英雄與聖賢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已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鶴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畫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梅花賦。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幾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尙可了數子也。

【時玩】玩好之物。以古爲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鑲。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謂柴汝宮哥定諸鑲。尤脆薄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始於二雅人賞識。摩挲。撫摩於江南好事縉紳。渡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贗不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荆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敵不知何極。

【瓷器】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爲古今之冠。如宣審品最貴。近日又貴成窰。出宣審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鬪雞。百鳥。人物。故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事而已。至嘉靖密則又做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鑿加貴其值亦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家貴家見隆慶密酒杯若銀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故以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發塚則擊甌盡瘳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盤正不足怪也。以後此密漸少。今絕不復覩矣。

【好事家】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際。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深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積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鄣。吾郡項大學。錫山。安大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者。若輩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公兄弟。並以將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於是嚴以勢劫朱以貨取。

所蓄幾及天府。未幾冰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沒內帑。或售豪家。轉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張江陵當國。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狹。而所收精好。蓋人畏其欲無敢欺之。亦不旋踵歸大內。散人間。時韓太史世能。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價鉤之。間及王弇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皆起而稱大賞鑒矣。近年畫太史。共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篋笥之藏。為時所豔。山陰朱太常敬甫。同時以好古知名。互購相札。市賣又交構其間。至以考功法中。畫外遷。而東壁西園。遂成戰壘。比來則微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賞。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謹鍾。家兄弟之僞書。米海岳之假帖。瀟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吳門新都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如宜君縣吳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貴公子大富人者。日飲麝汗藥。而甘之若飴矣。

【假骨董】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穀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一日予過王齋中。適坐近一故撤黑几。壁掛敗笠。指謂予曰。此

案為吾吳吳宛菴先生初就外傳時所據梧。此笠則太祖嘗賜十高僧。而吾鄉姚少師道衍得之。留至今。蓋欲以歌予也。予笑曰。是誠有之。然亦何異洪崖得道上昇。油垢唾頭。李西平破朱泚。破綻衲襖也。

王面頰無以應。時婁江曹孝廉家一僕范姓。居蘇城亦好骨董。會購一閣立本辭道士圖。真絕筆也。王以廉值得之。索價千金。損之亦須數百。好事者日往商評。不知范素狡黠。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摹一本。形模彷彿。幾如桓元子之於劉越石。酬之十金。王所收者是也。真本別得善價售矣。元舉眇一目。

偶為王所侮。因宣言於外。謂若雙目盲於鑿古。而謂我偏明耶。此語傳播合城。引為笑端。王遂匿不敢出。真偽二本。予皆見之。董太史玄宰。初以外轉。予告歸。至吳門。移其書畫船至虎丘。與韓胄君古洲。各出所攜相角。時正盛夏。惟余與董韓。及董所昵一吳姬四人。披閱竟日。真不減武庫。最後出顏清臣書。

朱巨川告身一卷。方歎詫以為神物。且云。此吾友陳眉公所藏。實異寶也。予心不謂然。周視細楷中一行。云中書侍郎開播。韓指謂予曰。此吾郡開氏。鼻祖耶。余應曰。唐世不聞有姓開。自南宋趙開顯於蜀。因以名氏。自析為兩姓。況中書侍郎。乃執政大臣。何不見之唐書。此必虛祀所薦。開播。臨人不通史。

冊。偶訛筆為開字耳。魯公與盧闢正同時。此誤何待言。董急應曰。予言得之矣。然為眉公所祕。愛姑勿廣言。亟卷而篋之。後聞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開字之會改與否。則不得而知矣。頃韓宦滁陽。偶談顏

券子深悔當年妄發。

【定武蘭亭】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今虞褚尚有墨蹟。為好事家所藏。以予所見。

贗價俱重。然斷以為二公真手筆。則終未敢定也。觀帖石刻。以定武為正。嫡子孫石晉時。為虜騎將去。

帝犯歸日。棄置中途。今所傳宋榻本。皆屬之定武。然其價已不實。頃之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

其行款肥瘦。與定武略同。說者遂以為真。廣運時所摹。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是時吳中韓敬堂宗伯為

祭酒。榻得數百本。以迨朋友。今石以故。摹年久。漸就剝蝕。并轉初帖已不可得矣。今日褚摹曰玉枕曰

寶晉齋。曰神龍臨本。紛紛翻刻。幾數十種。又出桑世昌蘭亭考之外。不可勝紀。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淳化閣帖】宋世御府刻帖。以淳化閣為祖。而以大觀之太清樓。南宋之淳熙祕閣。次之。太清樓在當時

已燬。最為難得。惟淳化所傳最廣。曰汝曰絳曰潭曰舊泉州。曰上下賀莊。皆其苗裔。雖曰高帝子孫。不

過略存隆準已耳。淳化宋搨。近世推晉邑項氏所藏。為當時初本。其價至千金。予曾寓目。即未必宋初。

要在汝絳以上。今上初年。牟州伯仲。方購宋搨。不惜重價。有吳人盧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

稍更其波畫。用極薄舊紙。蟬翼塌之裝。以法錦。偽印朱忠信家收藏印。以啖次公。敬美初閱之。喜甚。不

能決。質之周公環。擊節贊歎。以為有目所僅見。周故忠信家客。竟不能辨其贗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

其後盧生與同事者。爭阿堵事。露次公與公取俱根甚。不復出以示人。然盧初費亦將百金。淳熙祕閣

及續帖。近亦翻刻。

【晉唐小楷真蹟】晉唐墨蹟。近世已不多見。至於小楷。尤為寥寥。予幸生江南。幼時即從好事大家。遍觀

古蹟。如羲與項氏所收最夥。而摹本居其大半。今項大學希憲家。柳公權度人經。極真極佳。在小楷中

可當陸卷。往年曾為先太史購得。其值尚廉。今輒轉數姓。所酬已數十倍矣。新安汪太學宗澤家。褚登

善西昇經。可與度人經伯仲。杭州高瑞南家。有鍾紹京靈飛六甲經。亦奇。後歸徐司理茂吳。近聞為徽

人厚募。去。直是許高陽女賣嫁。豈會不止昭君和戎已也。若晉人書。尤為希世之寶。韓宗伯敬堂所

藏曹娥碑。為右軍真蹟。絹素稍黯。字亦慘淡。細視良久。則筆意透出絹外。神彩奕然。乃知古云入木三

分不虛也。今入婁江王文肅家矣。又黃庭內景亦韓物。長君寶護不輕示人。其絹如新脫機。其筆如新

瀆。揮而軒。飄飛舞。非復食烟火人所辦。趙子昂斷以為揚許之筆。并非右軍換驚書可及。此言可稱實

音。以上皆晉賢小楷真蹟。古所稱墨王墨寶。此乃足當之。其他稱元常稱逸少子敬者。今新安大佑多

有之。不足供噴飯也。○內景經題署有宋徽宗手書。晉王羲之黃庭經七字。而無二蔡諸人。詠語。予意

或是金章宗題畫。章宗酷嗜徽宗瘦金體。臨摹逼肖。其鑒賞亦有出藍之譽。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筆耳。

【小楷墨刻】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

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真。而小楷為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听稱工人伏靈芝。黃

仙鶴。蘇長生。俱詭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顧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即真

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軟熟宗門。斷非換驚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

也。近日新安大佑吳江村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友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亦絕少。畫安幸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字內法畫。當推此為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予後晤韓曾君。詰其故。韓曰。畫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透入石也。因相與撫摩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畫款識】古名畫不重款識。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無款貶價。予頃在京賈城市中。同老骨董徐季恆步閱。見一破碎手卷。紙質堅瑩。似高麗舊箋。純畫人物。長幾及尺。女郎十餘曹。皆倚醉偃仰。老嫗旁掖之。或背負以趨。予急買得歸。寓徐怪詰所以。予曰。昔閻立本作醉僧圖。後因有醉道士醉學究圖。此必醉仕女也。衣摺簡逸。筆法生動。有吳帶當風遺意。是馬和之筆無疑。徐大喜。正簪迫從。予哀乞。因以貽之。售於朱白部朱陵。得重價。又一友世裔而為骨董大佑。一日攜一大掛帳來。重樓複殿。殿泉映帶。中有美嬪袒露半身。而靈女擁持之。苦無題識。問予當作何名。予曰。此楊妃華清賜浴圖。可寫摹。李思訓。此友亦喜甚。聊城朱廖水太史一見。歎賞以百金買去。其元值一金耳。○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干雪意卷。雖無款識。然非宋畫。苑及南渡。李、劉、馬、夏、鑿所辨也。馮開之為祭酒。以賤值得之。畫安享太史一見。驚歎。定以為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見。李營邱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讚譽不容口。以此著名東南。祭酒身後。其長君以傳徽州富人吳心宇。評價八百金。吳喜。愚過望。置酒。

高會者。匝月。真蹟仍在馮長君。蓋初購時。覺得舊絹情。嘉禾朱生號。有海者。臨摹逼肖。又割畫改裝。視於後。以欺之耳。今之賞鑒。與收藏兩家。大抵如此。

【春畫】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鑿圖。男女私製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則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祕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摹。六郎耐戲。明空笑。隊隊鴛鴦浴錦波。而祕戲之能事。畢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之模範。惟古畫。石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予見內庭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故元所遺者。兩佛各環珞。嚴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璫云。每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禮。拜畢。令撫揣。隱隱。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蓋。蓋。應。睿。翼之純樸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賤。但比內廷。殊小耳。京師。敕。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遍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偽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筵。面。上。寫。兩。人。野。合。有。蒼。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矣。【漢玉印】自顧氏印。數出。而漢印。莫。聚。無。遺。後。學。始。盡。識。古。人。手。腕。之。奇。妙。然。而。文。審。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固。在。印。數。前。數。十。年。也。近。日。即。何。雪。漁。所。刻。鑿。價。幾。與。文。等。似。得。印。數。力。居。多。然。實。不。逮。文。正。如。

卷景鳳《詹氏性理小辨》

閱一過大要高視闊步無人乎四海之內其藝苑厄
言則以淮陰少年之心定十六國諸侯之霸有嗚嗚
叱咤鞭箠四海之氣第好聲去聲引重其友人誇詡其鄉
人譏彈吾新安人

王何以好譏彈吾新安人彼以天下之有蘇徽猶天
之有日月也歷伏新安則蘇為無雙四海矣王嘗恨
知音希值致美隋煬帝妬薛道衡今幸不殺吾新安
人爾王所與新安人周旋多富商蕩子新安諸賢亦
往往以其故不悅司寇見郡人有求司寇文交司寇
輒共誚詆則吾新安諸賢亦過矣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十一 摘蕩下

前郡人汪太學求司寇敘其詩中有云使新安人而
能詩則天下無不能詩者矣近又敘新安一少年詩
則首之曰歛無詩至伯玉而有詩夫今世所稱詩宗
者非唐耶唐以吾休寧人吳少微為正始其子吳羣
又與吾家老楷相後先晡映迄宋則諸君子多遊理
窟至如吾元晦感遇諸什彼司寇五六公信有能過
之者不即如吾家學錄詠懷諸篇亦酷似陳伯玉又
其時吾休寧有吳傲兄弟以詩文著天下人以與蘇
氏同稱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吳後歛又有羅鄂州
兄弟至入 國朝而吾家太宰長歌依希供奉成弘

間吾休克勤學士又以天下詩文著蓋實開獻吉之
基獻吉起而姑蘇始有徐昌穀黃省曾維時吾歛亦
有程自邑假令自邑而無詩也則獻吉何以曰黃子
吾真畏程生爾更奇哉繼程則吾休有陳山人達甫
吳可訓瑞穀歛有方司徒定之江左轄民瑩王山人
仲房皆鑄詞漢唐多可傳述後十五年而司馬伯
玉生歛詩果誰始乎或曰司寇意非貶歛也歛躋已
於吳士上故乃先躋伯玉謂吾兩人關二郡鴻荒也
此或信然然當時天下實靡有能出兩公上者假令
司寇不言人更望洋不見涯淡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十一 摘蕩下

王司寇嘗云新安富賈見姑蘇文人如蠅之聚一臚
予咲而應之曰姑蘇文人見新安富賈亦如蠅之聚
一臚何也公咲而不答夫五方性殊尚各異互有
嫩疵類難相一譬諸寸尺此有所短彼有所長何能
相咲然而人情安于習俗快于嘲人如其各執習見
以此嘲彼足當經籍便為後世斷案則聖人奚以貴
于敘乎
汪司馬好去聲獎借其邑人而彈射吾休寧人王司
寇好誇詡其吳人而詆訾吾新安人蓋其隘也倘能
去哇與畛則俱化矣

予于阮苑后言極報其品騰議論而獨疑其心不喜

其張王樂行乎誰不無厚薄之分要之各自有至難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二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未維潘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適自編七 眞賞 具雅 食法

眞賞

昔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二 一 眞賞

顏之推曰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蓋同時並列則意相嫉妬寧能容汝一人名獨遠哉故謗毀爲多倘其人必不能掩不得已乃以其小致名之非故名之實用蔽其大者使不得彰顯故論定須在後世後世則同時之人俱死心無比伍故嫉妬不作然則當世烏有眞賞

夫賞識必由人品天資高固矣乃其要在見古人名跡多假令見而經目便與釋去亦不能得其眞精瀆

靜心細研探求古人意致與格法而一以得之然後見乃不迷而惑也昔之鑒賞如宋徽廟元趙承旨國朝文待詔詎不精詣然予見徽廟題柳誠懸臚本佛經爲眞跡承旨待詔題右軍思想帖響搨爲眞跡益知鑒賞難也文待詔書畫本朝無雙然彼與何翰林元朗論書畫眞跡斷自元始而未敢信宋之有眞蹟一何見之狹也緣是時名跡在人間者未出自待詔下世而嚴相國父子以索古人名跡至削人官致人死坑人家室于是士大夫家藏多不敢匿天下太平入嚴氏矣又有爲陞官百計求中宦以摹本竊換秘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二 二 眞賞

府眞跡而悅之者于是公私所有多歸嚴氏及嚴氏敗沒入時朱成國弟號筵菴者性酷嗜古計欲得之而世廟不好書畫朱遂私布其意于中貴中貴詭請旨令朱上價于是嚴氏所沒入畫歸筵菴筵菴因又遣使徧行天下重價購求既而張相出權勢重于人主天下士大夫爭相購求以悅張相張相與諸子並酷好異物四方輻輳而至張敗筵菴死諸名跡復出落海內好事五六家如太滄王氏携李項氏皆酷好又並挾高貲不惜重價購求予盡得而寓目焉見有眞本輒詳記始末因加評騭題曰玄覽編合若干

卷無論兩宋及唐人即六朝人墨跡真者不下十七
八卷唯畫則六朝人僅二三見而已若唐與五代書
畫真者見各三十餘卷不啻矣何限宋跡而云斷自
元始乎予生後于文待詔待詔不得見者走以二三
將相之手獲見今日亦云幸矣然則士固自有遭無
須嘆上古也

吾族世畜古書畫往時吾新安所尚畫則宋馬夏孫
劉郭熙范寬元顏秋月趙子昂 國朝戴進吳偉呂
紀林良邊景昭陶孟學夏仲昭汪肇程達每一軸價
重至二十餘金不恡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鎮間及

管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三 真賞

沈啟南價亦不能滿二三金又尚冊而不尚卷尚成
堂四軸而不尚單軸吾族人壁字克完為人萬實好
義而性嗜古年長予二十歲而族序則予為叔予十
二三歲時壁見予能詩善書畫好古畫以其家所蓄
古書名帖名畫借與予觀暨予弱冠而從姪萬里亦
已成童三人好古入骨髓每一相聚論品徹夜不厭
聞某處有古名跡即大雪三人肩輿往借觀度可買
則令壁出緡錢買之壁家富見宗黨有佳子弟無間
親疎急引進之或貧不能買書延師壁為延師買書
壁死所畜諸物散是時吾邑中好事之家有金檢校

也高麗繭有上料瑩滑皎潔如白玉者然但堪作字

尚賢仲珩蘇太學舍川君楫汪文學以湘韓仲而君
楫較精神珩次之歛則臨河程氏蓄取精而富蓋沈
啟南嘗見客所收藏畫出啟南鑒定多奇物次則上
麓汪氏後出則羅舍人龍文蓄最精又祁門李鏡山
進士家績溪胡總制家亦有精者唯發駭一邑無蓄
俗以買田挿山苗為勝事而咲歛休好古予同時稱
賞識則首推文休承黃志淳何元朗次則顧汝修汝
和王伯毅莫廷韓沈宜謙

具雅

古銅玉埋磁等物

几榻等器

四 真賞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宋榻宋板書等蓄

名園假山等造

夫雅具莫先于筆而紙墨次之硯又次之米元章云
京師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筆無墨池故轉折枯渴夫
以元章之手不能不瀕佳筆况其他乎古人筆管至
用金玉瑀飾非啻為觀美誠重之也若夫中上書則
不在金玉飾而在殺毫之工今日書家寂苦無佳筆
紙猶有佳者凡紙之佳以料細光滑為上 國朝宣
廟而上紙精不減宋元弘德而下寢以粗濫良由買
者減價故鬻者減料然今日若楚下雉之簾三死陵
潘利折常山之夾簾四猶近滑密不粘汗足堪書畫

倍有日久經風珽碎裂則中藏悉露矣縉紳至疑司